

F A L L O F G I A N T S

巨人的陨落③

世界是属于勇敢者的，所以世界是属于我的。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

KEN FOLLETT

F A L L O F G I A N T S

巨人的陨落 Ⅲ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

KEN FOLLETT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巨人的陨落 / (英) 福莱特 (Follett,K.) 著 ; 于大卫译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书名原文: Fall of Giants

ISBN 978-7-5399-8989-1

I. ①巨… II. ①福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9942号

Fall of Giants copyright © Ken Follett 2010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6-080号

书 名 巨人的陨落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于大卫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

特约编辑 闵唯 赵思婷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36.5

字 数 588千
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989-1

定 价 129.8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Part 2 巨人之战

第二十四章 / 3

1917年4月

沃尔特回绝了她的示爱，这伤害了她，也让他很难过。他们很般配，因此莫妮卡弄不清为什么他一直将她拒之门外。

第二十五章 / 24

1917年5月至6月

列夫很害怕他的岳父。维亚洛夫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他没有怜悯之心，也不害怕法律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像沙皇一样随心所欲。

第二十六章 / 48

1917年6月中旬

这些年来，艾瑟尔激愤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和那些吃苦耐劳、一贫如洗的伦敦东区妇女共同的生活中，变得如混凝土般坚硬。在艾瑟尔看来，她们每个人都比十个男人更有权参加选举。

第二十七章 / 64

1917年6月至9月

沃尔特·乌尔里希爬出战壕，冒着生命危险步入无人区。俄军前沿在暮色中隐约可见。这里好几个礼拜都没放过一枪一炮了，沃尔特觉得自己的出现只会引起好奇，而非怀疑。如果他猜错了，就必死无疑。

第二十八章 / 102

1917年10月至11月

格雷戈里穿过冬宫广场时，停下脚步，想起了母亲。十二年前她就死在这里，死在沙皇卫兵的枪口下。一阵愤怒让他冲着大楼挥起了拳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下场，恶魔！”这是11月8日星期四早上五点。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。布尔什维克占据了领导地位。

第二十九章 / 125

1918年3月

比利·威廉姆斯中士盯着眼前的雾。谢天谢地炮击停了，但这仅仅意味着德军正在接近。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。他要怎么办呢？

第三十章 / 145

1918年3月底至4月

复活节周末，菲茨在泰-格温举办了一场乡间宴会。他有一个秘密的目的。他邀请的人都是强烈反对俄国新政权的人。他的明星嘉宾是温斯顿·丘吉尔。

第三十一章 / 159

1918年5月至9月

当兵入伍对格斯·杜瓦来说并非易事。跟他一道进行军官训练的迪克森说：“格斯，在家的时候，你连洗澡水都要别人放好的。”家庭背景和举止谈吐让格斯没少受人嘲讽，但他耐着性子承受下来。他相信自己在为何而战。

第三十二章 / 176

1918年10月

阿尔德盖特需要选出一个工党候选人，伯尼是其中的主要人选。但会上有人提议推选艾瑟尔。她犹豫了，转过身去看丈夫伯尼。他的眼神就像要杀了她。

第三十三章 / 195

1918年11月11日

德国正在一场变革之中，在沃尔特看来，这跟一年前发生的俄国革命一样可怕。停战令人陷入毫无希望的沮丧。祖国因战败而蒙羞，他的同胞在挨饿。

Part 3 世界重生

第三十四章 / 217

1918年11月至12月

在停战日的第二天，茉黛给沃尔特写了一封信，她很害怕战胜的协约国会对德国人施加惩罚。“我们相互间的仇恨会持续多久？”茉黛对赫姆姑妈说，“一年，十年，还是永远？”

第三十五章 / 230

1918年12月至1919年2月

格斯盯着罗莎：“我觉得自己刚刚弄明白一件事……我爱上你了。”她无力地笑了笑：“这太奇怪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想也许我爱上你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，可自己一直都不知道。”

第三十六章 / 246

1919年3月至4月

报纸背页刊登的是“不要插手俄国”运动发起人的照片，菲茨惊讶地发现竟然是艾瑟尔。从那时起他跟不少女人睡过觉，但艾瑟尔留给他的记忆最为深刻。菲茨大概在全世界留下了半打私生子，但她的孩子是他唯一确知的。

第三十七章 / 266

1919年5月至6月

沃尔特和茉黛决心将两人结婚的事实公之于众。茉黛提议在报纸上宣布这一消息：“我们要说这是新的世界秩序的象征。在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宣布这桩英德跨国婚姻。”

第三十八章 / 287

1919年8月至10月

格斯拼命想让他母亲喜欢罗莎：“首先你会注意到的是，妈妈，她非常漂亮。其次，你会看到她只有一只眼睛。最后你就会意识到她非常聪明。当你对她非常了解之后，就会明白世界上的年轻女子数她最好。”

第三十九章 / 297

1920年1月

列夫把头扭向一边，不让奥尔加看见他的脸。你成功了，他对自己说，你杀了她父亲，跟她坐在停放遗体的房间里，竟然让她回心转意了。你这条狗。

第四十章 / 314

1920年2月至12月

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，但比利仍然留在部队，被关在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。而处心积虑把他弄进来的人正是菲茨，比利的小侄儿的生父。

第四十一章 / 332

1923年11月11日至12日

德国国内的情况越来越糟糕。茉黛离开打工的夜总会，直奔面包房。手里留着钱是危险的：到了晚上，你的工资有可能连一个面包也买不到了。

第四十二章 / 340

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

保守党在英国新议会组成了第一大党，但他们整体上不占多数。工党位居第二，有一百九十一议员，其中包括阿尔德盖特的艾瑟尔·莱克维兹和阿伯罗温的比利·威廉姆斯。

Part 2

巨人之战

第二十四章

1917年4月

早春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沃尔特与莫妮卡·冯·德·赫尔巴德在她父母位于柏林的别墅花园中散步。房子很气派，花园非常大，里面还有网球馆、打保龄球的草坪、驯马的骑术学校，以及一个有秋千和滑梯的儿童游乐场。沃尔特记得自己小时候来过，以为这里就是天堂。但眼下它不再是一个田园诗般的游乐场了。除了实在太老的马，其他马匹都被军队征收了。一群小鸡在露台宽阔的石板上乱啄乱刨。莫妮卡的母亲还在网球馆里养了一头猪。山羊正在啃食保龄球草坪，据说伯爵夫人亲自给它们挤奶。

不过，老树即将萌发新叶，阳光正明媚，沃尔特穿着背心和衬衫，把外套搭在肩膀上——这个样子肯定会让你母亲不快，但她眼下待在屋里，正跟伯爵夫人聊天。他的妹妹葛丽泰刚才还跟着他们一起溜达，没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溜掉了——这又会让母亲大为不悦，至少理论上如此。

莫妮卡有一只叫皮埃尔的狗。这是只纯种狮子狗，腿很长，十分优雅，浑身长着铁锈色的卷毛，还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，让沃尔特感觉它有点儿像莫妮卡，当然她更美。

他很欣赏她对待这只狗的方式。她不像小姑娘一样宠着它，也不乱喂食，不会像个孩子一样跟它说话。她只是让它跟在她的脚边，偶尔扔一只旧网球让它去捡。

“俄国人真是让人失望。”她说。

沃尔特点了点头。利沃夫王子的政府宣布他们将继续战斗。德国的东部战线并没有得到缓解，也就无法支援法国战场。战争还会拖下去。“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利沃夫政府垮台，政权由和平派接管。”沃尔特说。

“有这种可能吗？”

“这很难说。左翼革命者们还在要求面包、和平与土地。政府已承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制宪议会，但谁会赢呢？”他拿起一根树枝为皮埃尔扔出去。狗飞奔过去捡，然后自豪地把树枝叼了回来。沃尔特弯腰拍拍它的头，直起身时发现莫妮卡跟他靠得很近。“我喜欢你，沃尔特，”她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紧盯着他，“我觉得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”

他也有同感，并且心里清楚，如果现在吻她，她会同意的。

他往旁边迈了一步。“我也喜欢你，”他说，“我还喜欢你的狗。”他笑了笑，显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。

但他还是看出她受了伤害。她咬了咬嘴唇，转过身去。作为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孩，刚才她的表现已经算非常大胆了，可他拒绝了她。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，莫妮卡说：“我在想你的秘密是什么。”

我的上帝，他想，她也太厉害了。“我没有秘密，”他撒了个谎，“你有吗？”

“没有值得一说的。”她伸手把某个东西从他肩膀上拂掉，“一只蜜蜂。”她说。

“今年的蜜蜂太早了。”

“也许夏天会提前一点儿。”

“气候还不太暖和。”

她装作打了个冷战：“没错，真是挺冷的。你能为我拿条披肩来吗？去厨房里问问仆人就行，她会给我找一件的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天气并没有那么冷，但一位绅士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，即使是随口一说。她肯定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他朝房子那边走去。他必须回绝她的示爱，但这伤害了她，也让他很难过。两人的母亲说得不错，他们很般配，因此莫妮卡弄不清为什么他一直将她拒之门外。

他走进屋子，沿着后楼梯到了地下室，在那儿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衣裙、戴了蕾丝帽的老年女佣。随后她便出去找披肩了。

沃尔特在大厅等着。房子里的装饰是时下最流行的新艺术风格。目前，新艺术已经取代了沃尔特父母喜爱的洛可可风，那种华丽柔和的色彩很适合装点光线明亮的房间。柱廊大厅则满眼都是冷灰色的大理石和蘑菇色的地毯。

他仿佛觉得茱黛远在百万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星球，让他无法企及，因为战前的那个世界已一去不返。他已经差不多三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，也没有她的任何音讯，他很可能永远见不到她了。尽管她并未从他的心中褪去——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共同分享的激情时刻，但他苦恼地发现自己已不太回忆得起和她相处时的细枝末节——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，他们在什么地方亲吻，手牵着手吗？还有，他们在那些总是十分近似的聚会上碰面时，

吃的、喝的是什么，都聊了些什么话题？有时他脑子里划过那种念头，仿佛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让他们离异。但他把这个想法抛到了一边，这种不忠是可耻的。

用人给他拿来一条黄色的羊绒披肩。他回到莫妮卡身边，她正坐在一根树桩上，皮埃尔卧在她脚边。沃尔特把披肩递过去，看她围在肩膀上。披肩的颜色十分合适，让她眼睛闪闪发亮，皮肤也焕发出熠熠光彩。

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伸手把他的钱包递给他。“这一定是从你外衣里掉出来的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谢谢你。”他把钱包塞进外套口袋，那件外套依然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她说：“我们还是回屋里去吧。”

“听你的。”

她的情绪发生了变化。也许她只是决定要放弃他。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事？

他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。钱包真的是从他外衣里掉出来的，还是她有意偷走的，就像扒手那样，就在她从他肩头掸掉那只可能并不存在的蜜蜂那会儿？“莫妮卡，”他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着她，“你翻了我的钱包？”

“你说你没有秘密。”她的脸腾地红了。

她一定看见了那张他随身带着的剪报——茉黛·菲茨赫伯特女勋爵永远引领时尚。“如果是真的，你可就太没礼貌了。”他气愤地说。他主要是生自己的气。他不应该留着这张容易被人当作罪证的照片。如果莫妮卡能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，那么别人也一样。他会因此身败名裂，被踢出部队。他有可能被控犯了叛国

罪，甚至会被枪毙。

他实在太愚蠢了。但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扔掉这张剪报。这是他唯一拥有的跟茉黛有关的东西。

莫妮卡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。“我这辈子从未做过这种事，我很惭愧。但你应该看出我是多么绝望。哦，沃尔特，我可以非常容易地爱上你，而你也是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的眼神，你看我时的微笑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可你什么都不说！”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，“这一切让我失去了理智。”

“我真的很抱歉。”他不再愤怒。现在她已经不顾礼数，向他完全敞开心扉。他非常难过，为她，也为他们两个。

“我只想弄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回避我。当然，现在我懂了。她很漂亮。甚至可以说跟我有点像。”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“但她赶在我前面发现了你，就是这样。”她用那双看透一切的琥珀般的双眸凝视着他，“我想，你们大概已经订婚了。”

他无法对一个如此坦诚的人说谎，只好沉默不语。

他的犹豫让她明白过来：“哦，我的老天！”她说，“你们已经结婚了，对不对？”

这句话无异于晴天霹雳。“如果被发现的话，我就有大麻烦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能保守这个秘密的，对吗？”

“这还要问吗？”她说，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。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。我永远不会吐露一个字。”

“谢谢。我知道你会信守诺言。”

她扭过头去，强忍着泪水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进了大厅，她说：“你先走。我必须去洗洗脸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我希望……”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，“我希望她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。”她低声说完，飞快地转身进了旁边的房间。

沃尔特穿上外套，让自己恢复平静，然后踏上大理石楼梯。客厅也是同样简朴的风格，用浅色的木料和蓝绿色的窗帘做装饰。他觉得莫妮卡的父母比他的父母更有品味。

母亲一见到他便知道出事了。“莫妮卡呢？”她严厉地问。

他朝她一扬眉毛。她明知答案很可能是“去洗手间了”，却还这么问，显然是紧张过度。他平静地说：“她过会儿就来。”

“看看这个，”父亲挥了挥手里的纸说，“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刚送来的，要征求我的意见。那些俄国革命者想要穿越德国。简直是胆大包天！”他刚喝了几杯荷兰杜松子酒，情绪激动。

沃尔特礼貌地说：“到底是哪些革命者，父亲？”他心里并不在乎，但很庆幸有个机会转移话题。

“在苏黎世的那些！马尔托夫和列宁那帮人。现在的俄国大概言论还算自由，因为沙皇已经被废黜，所以他们想回家。但他们回不去。”

莫妮卡的父亲康拉德·冯·德·赫尔巴德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想也是。要从瑞士去俄国就必须经过德国——其他任何陆路通道都要穿越战场。但现在还有客轮从英国横跨北海去瑞典，是这样吧？”

沃尔特说：“是的，但他们不会冒险经过英国。英国扣留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。换了法国或意大利的话就更糟了。”

“所以说，他们完蛋了！”奥托十分得意地说。

沃尔特问：“您会给齐默尔曼外长提什么建议，父亲？”

“当然是拒绝。我们绝不容许这帮垃圾污染我们的民众。谁知道这帮恶魔会在德国惹出什么乱子？”

“列宁和马尔托夫……”沃尔特若有所思，“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，但列宁是布尔什维克。”德国情报机构对俄国革命者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。

奥托说：“布尔什维克，孟什维克，社会主义者，革命党人，他们全都一样。”

“不，他们不一样，”沃尔特说，“布尔什维克最厉害。”

莫妮卡的母亲兴致高昂地说：“那就更有理由不让他们踏进我们的国家了！”

沃尔特装作没听见：“更重要的是，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比国内的更激进。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支持利沃夫王子的临时政府，但他们在苏黎世的同志们不支持。”

他的妹妹葛丽泰说：“这种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沃尔特当然知道。他读过在瑞士的德国间谍发回的情报，他们在那儿拦截了革命者的邮件。但他说：“列宁前几天在苏黎世发表过讲话，表示断绝与临时政府的一切关系。”

奥托不屑地哼了一声，不过康拉德·冯·德·赫尔巴德很有兴趣，他坐在椅子上向前探了探：“你是怎么想的，年轻人？”

沃尔特说：“我们拒绝革命者经过德国，就等于是保护俄国不受颠覆思想的威胁。”

母亲有些糊涂了：“请解释一下你的话。”

“我建议我们要帮助这些危险人物回国。他们一回国，要么会试图破坏现有的政府，削弱其战争实力，要么就取得政权，促

成和平。无论哪种，对德国都有好处。”

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默，琢磨着他这话的含义。最后奥托大声笑了起来，拍了拍手。“不愧是我的儿子！”他说，“看来多少还是受到我的影响了！”

我最亲爱的：

苏黎世是一座寒冷的水滨城市。

沃尔特写道，

不过阳光正在湖面上跳舞，周围的山坡绿树成荫，阿尔卑斯山遥遥相望。这里的街道像画出来的格子，条条笔直——瑞士人简直比德国人还要讲究条理！我真希望你能来这儿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希望身边有你相伴！！！

这些感叹号有意让邮政检查员觉得写信的人是个易激动的女孩子。尽管沃尔特身在中立国瑞士，但他依然十分小心，让这封信的内容看不出写信人或收信人到底是谁。

不知你是否因依旧单身未婚而引来不必要的注意，从而深受困扰。你是那么漂亮，那么令人心动。我也感受到同样的困境，当然，我既无美貌又不动人，但尽管